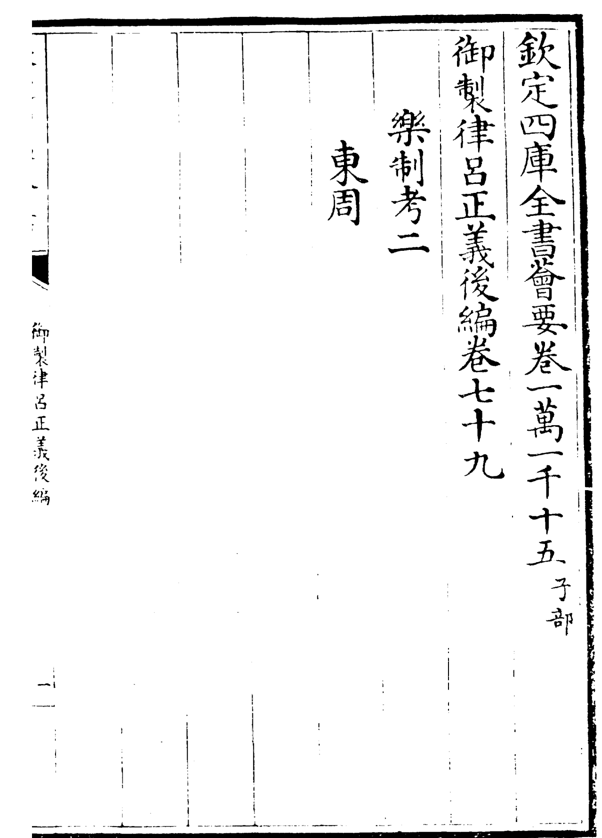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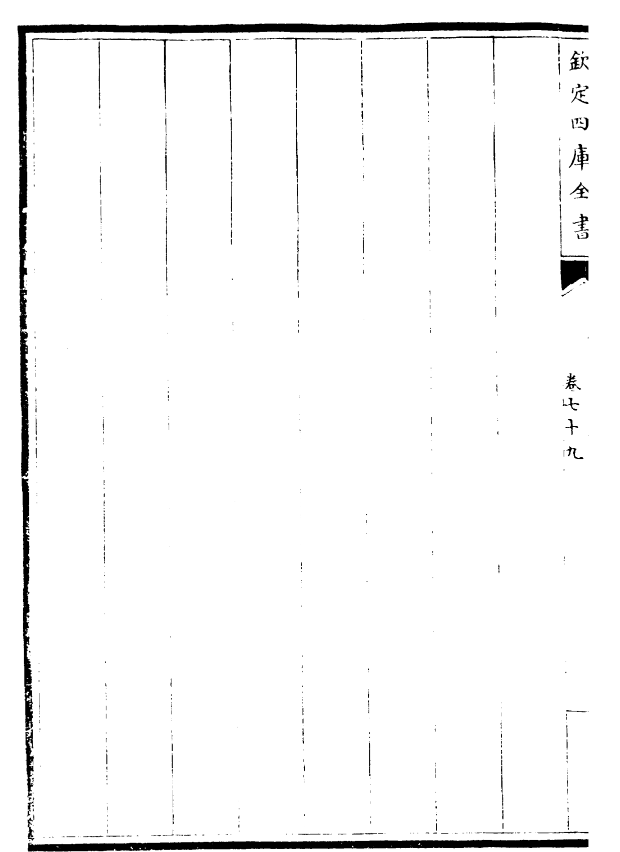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十五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七十九

樂制考二

東周



東周

景王元年吳公子札觀樂于魯

吳公子札聘于魯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傳杜預注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觀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聲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

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篇數

四年秦醫和論樂于晉

秦醫和對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二十有三年齊晏嬰論樂

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

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按古樂雖淪亡而其精意具見於此醫和謂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言立中聲以為本自中而低自中而高各五降則其音已盡無可復彈也其言降而不言升者表中也中立則無上故高低俱曰降不得以低為降而高為升也隨舉一聲以為中皆具五降若夫天地之中聲則非黄鍾之眞度不能得也若晏子之言則七音始明於後世夫五音七音皆天定非人力音止有五無七也然而無七即無五天數五

地數五五者天地人數七七者人無人則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理如是即數如是數如是即聲如是不能逃也音有七位遞生二變以成五音而後五音行於十二律之中焉皆天定非人力也其言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云者品竹彈絲敲金擊石之法盡之矣伶州鳩則言鐘㯅能致疾不可㯅亦不可窕必歸於和和者樂之極何以能和在音之平商頌曰既

和且平蓋自古志之俗樂以夾鐘為黃鐘即其聲不能平不能平即不能和不能和自無由名天地之和也樂之精義具在此數章矣

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

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

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　王問鑄無射於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

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

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

也故名之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賛陽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賔也四曰㽔賔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吕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吕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吕賛陽秀也六

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

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有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黄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

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無射之上宫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按後之言五聲二變者胥本於此蓋以韋昭訓七律謂黄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賓為變徵也韋昭所謂周有七音云者則以世説古惟五音至周始加文武

二音故曰周有七音也然此皆古樂既亡儒生不知律吕徒守師傳片言單辭而未嘗九變復貫故其説若昧若明而不可具曉辨之詳問答卷中又按曰羽曰厲曰宣曰羸當時蓋隨義命名耳然其後終周之代厲王始暴宣王中興卒之羸且代周當宿師商郊而已定此豈有意為之如漢符命圖讖之説哉光未發景先現天地之道如此

敬王二十六年孔子正樂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子

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馬端臨曰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摯干而下至踰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按史言孔子正樂而孔子不得位未嘗有所制作也其言亦門弟子述之未嘗自著也鄒魯大儒皆出於七十子之支流餘裔今世所可見者此而已

故自樂記以下並附列焉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

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

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

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
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
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
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
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
作樂由中出故静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
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
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草不試五刑不用百

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

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

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

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

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

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

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

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

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

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

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黄鐘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

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

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
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
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
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
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
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
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
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
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
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
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
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
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

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

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

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

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

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

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

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

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按漢書藝文志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

篇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壊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

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觀班固之言則古樂淪亡在東漢已莫可考樂工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儒生悟其精蘊而難使出於

虛不有聖作曷有明述諸儒補苴罅漏章皇幽眇自漢迄今豈無小補以云明備蓋末由也樂記一書論樂精矣顧所謂制氏之鏗鏘者秦耶周耶班固時已亡之後更無論也雖有精義無所附麗以宣之譬如高語性天而下學之功未踐則所為高以下基神由形著者何所凴耶其篇帙載在戴記史記大同小異止十一篇其王禹之二十四篇內者耶抑劉向之二十三篇內者耶班史之文前既

分列其目則似王禹劉向為兩書矣後又統序其源流則又似王禹獻之為二十四篇劉向校書時止二十三篇而亡其一要之皆不可考矣存者十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賔牟賈曰師乙曰魏文侯文具如右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以十一篇名分屬各章之下宋儒疑焉按其條理疎濶豈真劉向之舊耶餘十二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

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賔公有其目而無其文

又按聲淫及商鄭氏注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賈疏因之後人又謂祭不用商而大武之樂聲淫及商故賔牟賈以為有司失其傳今按兩說皆所未安大司樂圜丘方澤宗廟之祭有宫角徵羽而無商後儒遂謂祭不用商顧所為圜鍾為宫云者其義未詳其制莫考安得但據文內無商字遂謂祭

不用商也五聲闕一何以成樂畧知操縵便識其
非若謂不用商調而非不用商聲以圜鍾宮等十
二皆為調名則義似可通矣然圜鍾宮等之果為
調名與否先未可定何由知其為不用商調也且
宮商角徵羽流行於十二律呂之間其以宮聲起
宮聲止為宮調角聲起角聲止為角調黄鍾宮起
黄鍾宮止為黄鍾宮調黄鍾角起黄鍾角止為黄
鍾角調云者乃宋燕樂用調之法其原出於蘇祗

婆今以南北朝時哭厥之樂例推三代以上或者古今一致乎然安可遽信以為是也若如鄭氏之言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從音聲而得其性情其義微矣其螳螂捕蟬之類乎此惟徒鼓琴瑟則心之所之達於音聲或有其理然使有意為之每日鼓琴必作螳螂捕蟬斷乎不能況比音而樂之令衆志僉同齊作貪商之聲寧有此乎夫聲音與語言文字不同如有司失傳而詩中有貪商之語則

可矣今曰有司失傳而聲中有貪商之意所未敢信也曰然則所為聲淫及商者奈何曰疑事毋質非敢以為然也姑存以俟後之君子夫宫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如以七十二為宫則遞轉而高音亦愈以激越於以悦耳則得矣而和平中正之音亡焉如現今俗樂猶宋之燕樂也應夾鐘之律為清商其度數既從清商始則比音而樂之雖仍有宫商角徵羽之五音而宫其所宫非正樂之所為

宮也其中並無宮音也意者春秋之時大武之樂之器其度數已失黃鐘之舊侵淫於大呂太蔟之間故曰聲淫及商歟殆非大武樂中不用商音而亦非以商字為殷商之商也

又按周六成之樂章經傳註疏皆無明文通雅載申培詩說曰武大武一成之歌也賚二成也時邁三成也般四成也勺五成也桓六成也由此觀之則周頌之詩與周樂有相証者但其各章分屬之

義惟以大武為北出為無可疑其餘自再成至六成則皆未甚協夫辭以象事事以徵辭事象則昭辭徵則實非徒侈為鋪張而不中其情事也況出自大聖人制作之手乎嘗以詩考之句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又曰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夫介者甲冑之屬也造者肇造之功也離養晦而用甲兵受新命而造區夏所謂壹戎衣而有天下也非再成而滅商之義乎其於

分周公左名公右之義則何取焉桓詩有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末云皇以間之夫用厥士於四方則北伐之謂也由四方而定厥家則自北而南之謂也傳以間為代商之義則南還而君天下之謂也此於三成而南之旨甚合顧屬之復綴以崇天子不稍疎乎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此賚詞也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朱子從之夫大封者茅土功臣乃

疆乃理之事其為南國是疆之詩豈待問哉申氏以為歌滅商亦未玩其詞義矣至於五成之周公左召公右是葢謂二公董正百官而六服悉承式也時邁之詞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夫周召式是百辟在位者受序焉左之右之序之自貴近始也肆懿德於時夏由乎周公治國中召公循行侯國之舊也時廵而莫不震疊言君臣同心分二伯以監萬國而聲靈於是赫

濯也或以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為三成而南之証不知此乃言誕敷文德之意豈特南還為然也若其以般為南國是疆則廵狩疆土之義似為近之然其詞曰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安見泰岱恒華及龍門積石之區之在南國耶况其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此又治定功成之詞而非復締造經理之情事明矣惟以之歌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赫赫乎河山帶礪嶽瀆効靈萬國共球垂拱

而天下治也此皆說之可辨者顧世遠言湮苟非
申氏發其覆而啟其端則後人將日習而不知其
故矣明劉濂亦嘗論六成而及此數詩顧亦未得
其次其以象詩為疆南國則尤謬矣夫象詩象文
王之功德也其詞不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乎鄭
康成誤以為武王之詩先儒辨之詳矣乃以歌文
王之典為大武中疆南國之作此則詩與樂章判
然而不相屬者其亦無足辯矣

又按古舞法之不傳久矣近代又為五聲五行之說空有俯仰之節而無功德之象則其失先王之意遠矣幸而賓牟賈之問答至為詳明不獨見古人之曲折而且可以為後世之折衷不獨備雅舞之形容而且可以知俗樂之變態有意禮樂之事者反覆於茲而自得矣

管子地員篇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一作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

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一作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一本徵下有不無二字誤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按管子生於孔子之前然所為管子一書乃列國人為管子之學者之所為非管子所自著也故附

於孔門之後而呂氏春秋亦以類從焉

又按起五音之法管子以前無傳焉後世言樂音者並托始於此其所謂先主一而三之云云者義見上編夫數始於一成於三開者推而衍之也一分為三三分為九九分為二十七二十七分為八十一本一而三之如是者四適合黄鐘之數以成宮也黄鐘八十一數並以三分之一二十七合為百有八是為徵數乘者即三分之一也三分百有

八而去其一分三十六餘七十二為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為羽數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三十二餘六十四為角數也其以百有八為徵九十六為羽者即五十四為徵四十八為羽之數而倍之之所謂徵羽之數大於宫也故其聽之之序則先徵羽而次及宫即今每宫起調必自下徵下羽先之之法也其生之之序則由宫而徵而商而羽而角即後世三分損益上生

下生之法也其五音所發之狀叶乎豬馬牛羊雉之鳴者所謂遠先諸物也此生五音之法管子所述於樂祖而俾後世猶可尋其墜緒者也

荀子樂論篇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静而人之道聲音動静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

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

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

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于是白光輝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

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

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

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

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别異
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
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
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
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
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
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
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筦籥

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日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譁譁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

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按荀子樂論篇語多在小戴樂記中論者謂樂記漢人掇拾之書荀子書成自戰國是樂記後荀子也明儒孫氏鑛則又謂荀子樂論篇前半全襲樂記豈未知漢儒摭拾荀卿歟抑别有據歟然荀子

文樂記雖同而旨則異葢樂記者櫜括古今言樂之道而精粗本末靦列無遺荀子此篇則專為墨子痛下鍼砭而防其流抹其獘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墨子之言尤甚荀卿之書猶守先聖之遺羽翼名教非墨子之比不得以性惡非十二子而遂廢之也是以韓子以繼孟子而立言若墨子之言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若然后夔亦罪人矣荀子有憂之乃為此論以闢之

觀其論性術之變則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其論率一道治萬變也則又曰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其論天下之大齊中和之紀也則又曰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又曰墨子之于道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又曰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巳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是其為言專以斥墨子毀樂之邪説而立之防維與樂記之旨蓋有別矣況其所云齊衰哭泣使人之心悲甲胄行歌使人之心傷治容鄭聲使人之心淫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云者深為近人情而感人心志而其所云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管籥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為樂之君者又能以一二言而盡括乎諸器之體用此又皆樂記之所未逮

也嗚呼樂教之亡久矣荀子老生宿儒其言不可不錄也至論樂而徵之鄉飲禮者所謂禮樂同歸不能樂于禮素尤可見樂之為用日用不可離斯須不可去而墨子非之之說妄也至其與樂記孰先孰後不能起古人於九原而問之則再錄之

呂氏春秋大樂篇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

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之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

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夫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悅也懽欣生於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名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篇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劔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揺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

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者也樂之有情譬之

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温勞逸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惑而後知惑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刼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樂篇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

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

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

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

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禮義也

古樂篇曰樂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

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滞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欝閼而滞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昔黄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鐘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别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黄鐘之宫適合黄鐘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

黄鍾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優）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為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箎鞀椎鍾帝

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
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為
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
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
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
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
以為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
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

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

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成王立紂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昭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音律篇曰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鍾大吕太蔟夾鍾姑洗仲吕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吕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音初篇曰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

南音周公及名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名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凡音者産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

從此産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徳正徳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制樂篇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

按呂氏春秋論樂醇疵相半大樂篇以太一兩儀陰陽變化日月星辰寒暑剛柔為本以節嗜慾務公平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少間為用以治身治國治天下為應可不謂精且宏乎後世樂之衰也由

於失樂之情也情之失也由於養之不適也移樂篇之說得之矣適樂篇論和心行適之道期於得四欲除四惡而歸本於勝理折中於小大輕重之裏不綦信乎音律篇所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云者即司馬遷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說所由出也所謂黄鐘大吕太蔟夾鐘姑洗中吕蕤賔為上林鐘夷則南吕無射應鐘為下者

即鄭康成五下六上乃一終之説所自出也此皆其言之醇而可法者也獨古樂音初二篇之論則為荒遠而無稽彼朱襄葛天之世音律未開文字未作爾時遂有八闋之歌且有遂草木奮五穀敬天常依地德之名目不亦誣乎其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帝嚳命鳳鳥天翟為九招六列之舞帝堯命質效山林谿谷之音云者又為後世竹書拾遺記作之俑也況謂塗山氏有待禹之行謂辛

餘靡有振王北濟之事皆與尚書左氏不符今采
而存之者慮後世索隱之徒援以衒異故彙集於
此而辯正之以祛其惑云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宋昆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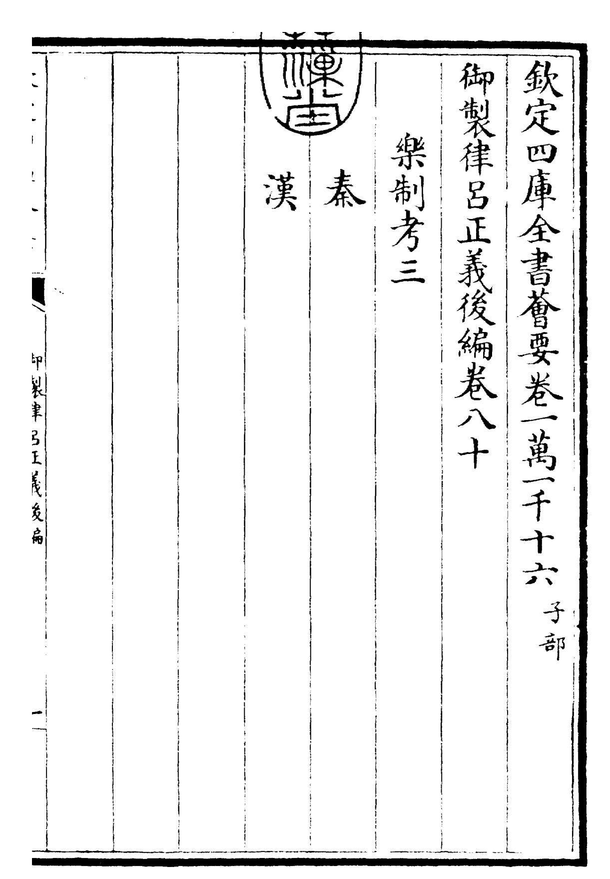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董誥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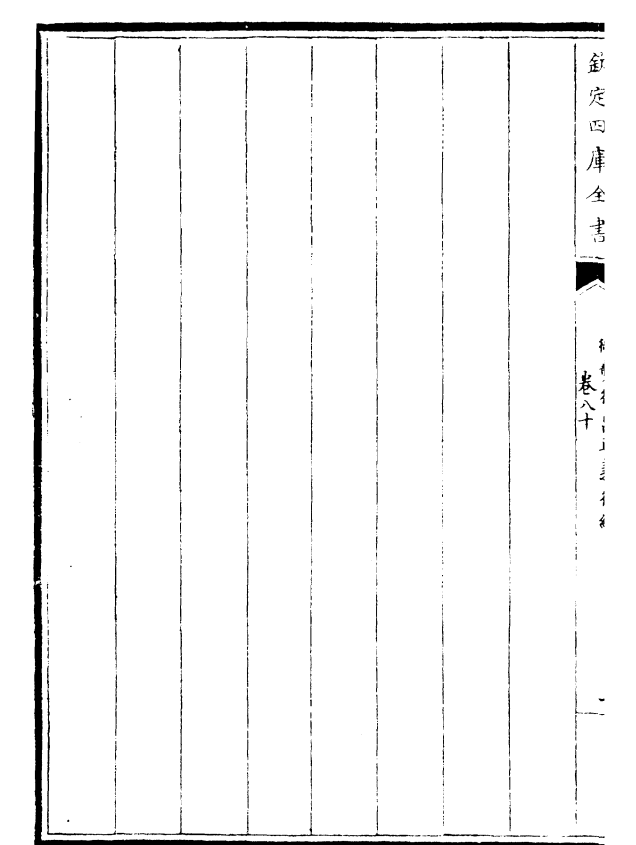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十六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

樂制考三

秦

漢



秦

始皇帝二十六年改樂

帝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于是改周大武曰

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行樂之色

漢

高帝六年令博士叔孫通制宗廟樂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

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帝即位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秦名曰壽人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十二年帝過沛作風起之詩

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懽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後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為員



惠帝二年更樂名

帝以高祖所定之樂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筦更名曰安世樂

景帝元年定高皇帝孝惠孝文廟樂舞

帝以丞相嘉等奏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

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也帝
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
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河間王德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
禮樂帝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
祖述
元狩四年定郊祀之樂作神馬歌

初文帝時大中大夫賈誼請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至帝即位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謡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于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司馬

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及得神馬于渥洼水中次以為歌

班固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卨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

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内有掖廷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

宣帝本始元年定孝武廟樂舞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書有司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按漢自宣帝後諸帝廟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元年召見知音樂者尚方待詔

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

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

名見待詔

元帝初元元年詔減樂府員

成帝綏和元年詔立辟雍陳禮樂未作而罷

犍為郡于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美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化天下帝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頼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

之大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宮希濶不講故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
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曙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
宜領屬雅樂以繼絶表微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
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况于聖主廣被之
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
示海内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

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按綱目體例以編年紀事為主其有年不可考而事散見于志表列傳中者因類附載如平當議河間獻王雅樂之類是也後倣此

哀帝即位罷樂府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

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則趍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原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

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二十
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
置酒陳殿下也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二人諸族樂
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
人夜誦員五人剛别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
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
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
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

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

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樂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

平帝元始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淮南子天文訓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
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黄鍾加十五日指癸
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
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
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
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

寅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

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
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律
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
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
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
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賔蕤賔
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
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

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
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
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鐘也指子子者兹也律
受黄鍾黄鍾者鐘已黄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
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
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
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
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

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軍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

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
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為宮宮者
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
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
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
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
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
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

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䅭賔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黄鐘浸以清以二十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黄鐘之宫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

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黄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

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按漢世論樂淮南王安之書為後世所宗且在司馬遷之前今具列焉夫律吕之數始於一分於二中於五交於六方於八圓於九紀於十二倍於二十四行於二十七盈於三十報於六十定於八十一行於三百六十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要皆成於三者也淮南子天文訓之言曰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黄鐘之律九寸而宫音

調由此推之太極為一陰陽為二此三之數所由開也三加二為五而五音出焉三其二則為六而六律起焉以三加五則為八而八音具焉以三乘三則為九而黄鐘九寸之法生焉二其六為十二而十二鐘副十二月之義出焉三其八為二十四而二十四氣之節與二十四銖之權肇焉三其九為二十七而二尺七寸之幅倣焉三其十為三十而一月之日與一鈞之數定焉五其十二為六十

而六十音應六十甲子之分成焉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八寸一分之管正焉三其十二為三十六即三其一百二十為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而天地之全數周焉至所謂十一三之之法則置一而十一三之并所置之一為十二以為黄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也若其所謂九九八十一為黄鐘之數則所起者乃弦音之分與司馬遷班固黄鐘九十分之法原並行而不悖焉

一則九其九寸一則十其九寸其法異而實同也又其所謂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之法又即司馬遷生鐘術所謂上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下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謂其用三之術先後同揆也蓋其或益之或損之或乘之或除之或積之其中皆以三為法者也其間或上應天運或中符人事或下協地宜要之皆準三而立者也至其所謂和繆云者變宮與宮聲相近故曰和徵

聲與宮聲為子毋相應而變徵不與宮聲應故曰繆也若夫所謂五子應五音云者蓋以子為黃鍾之律而戊子居五子之中故曰戊子黃鍾之宮也戊子既為宮矣則次庚子宜為商黃鍾為商必無射為宮故曰庚子無射之商也庚子既為商矣則次壬子宜為角黃鍾為角必夷則為宮故曰壬子夷則之角也壬子為角則次甲子宜為徵黃鍾為徵必仲呂為宮故曰甲子仲呂之徵也甲子為徵

則次丙子宜為羽黃鐘為羽必夾鐘為宮故曰丙子夾鐘之羽也雖其所謂五音者係絃音之分而非律之本聲其所謂五子者係六十音之名而非音有是律然於義猶有可推獨其先論斗建所指以二十四氣分配十二律自冬至迄夏至逆行一周自夏至迄冬至復順行一周其逆行也既不合乎日躔其順行也又併不合乎斗建則天官與律呂之義兩未有合焉故仍其說而闕之以俟後之

知者

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

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
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
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
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
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
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
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

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
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
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
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
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
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
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
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

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隷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

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沬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悦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史記律書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

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

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太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

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

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

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呉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之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凉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

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黄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

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黄鐘長八寸七分一宫

大吕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

丑三分二

寅九分八

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
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

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鐘之宫故曰音始於宫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别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

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按古樂失傳久矣後之人猶得尋其遺緒以存什一於千百者端賴遷史此宋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和李范馬諸儒及先明諸家言樂者之所祖述者

也顧樂有教有藝有數教原於道與天不敝雖非今古所能損益然教成於人與世推移教不明則樂不興周衰禮樂並廢漢武帝徒慕功成作樂而未明乎樂之道故不足以為教史遷叙其事明漢樂之大悖乎道而不足以為樂也其下文全采樂記以明樂教褚少孫又從而附益之令珉玉相混不可辨律書明樂數也數原於氣七政二五之精也二十八舍七政所歷也八風于是出焉風動物

鳴是曰天籟先王法之乃有人籟樂之始也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律之所中循乎二十八舍一定者也八風之行恊乎律與否無定者也恊則歲功成不恊則凶荒札瘥故曰八風從律而不姦聖主爕理陰陽調風以應乎律而後世乃謂樂能調律以從風則不察之故也凡此必有數行乎其中數非理不立理非數不行數非器不徵器非數不定數者何律之寸分一十百千萬相生相積者是也

其自九九八十一爲宫至應鐘長四寸二分十分二以爲羽者十二律長短合乎五音之定數也自子一分至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者十二律積實之數也其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置一而九三之者言生黄鐘之術也所謂音始於宫終於角者五音相生之次一調之始終也所謂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者言一爲數始十爲數終黄鐘紀陽不紀隂故虚十

而存九即以三三成乎九也所謂氣始於冬至周而復始者十二律之運行猶前二十八舍之説也所謂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以至篇末云云者言數之超乎形聲妙乎神氣惟聖人之聰明為能通性情之故合天地之心而見無理無事之非數也閒嘗考之律歴志云陰陽相生自黄鐘始由左而旋八八為伍孟康云從子數至未得八生林鐘又從未數至寅得八生太簇是也以下生者如子律

一分為黃鍾九寸之數至丑三分二則於九寸中取六寸為林鍾所謂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也黃鍾九寸倍之為十八所謂倍其實也以三約乎十八得六為林鍾之數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下生者準此矣以上生者丑三分二為林鍾六寸之數至寅九分八則於六寸外加二寸為太簇所謂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也林鍾六寸以四乘之為二十四所謂四其實也以三約乎二十四得

八所謂三其法也是凡律之上生者準此矣夫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于子為一參之於丑得三所謂置一而三之也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所謂置一而九三之也自此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凡此皆術之昭然即其數之確然而理於此行器於此定萬物根本於此立人心好惡於此感而應千古言樂之家靡不共信而無

疑也獨其律數所載夷則之角姑洗應鍾之羽林鍾之角仲吕南吕之徵相生不以其倫而生鍾術中所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之説則司馬貞之索隱蔡元定之新書皆不得其説而闕如者今别為問答以釋之兹不具論若夫樂藝雖曰成而下然史遷非謂其下而不之紀也葢聲音難達之於紙上且所謂制氏能記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者既不足徵而李延年新聲尤史遷所不欲

傳諸後世者也故無其文而列代史家遂不復能紀故今欲考何代之樂其聲音究何如者皆不可得也

前漢書律歷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

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删其偽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黄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

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黄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

行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
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
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
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
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
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
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

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

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黄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賔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黄鐘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黄鐘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

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宫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黄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黄色名元氣律者著宫聲也宫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虚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陰大旅助黄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

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

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離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

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内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黄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黄鍾為宫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黄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宫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黄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

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黄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

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内在中饋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黄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

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
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
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
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
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
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
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
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

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
奏用焉指頤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
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黄鐘之長也參
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
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
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
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
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

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

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内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

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

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均平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

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

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

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臧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𩏑也物𩏑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内四方之中經緯通達廼

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

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脩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内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黄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初六吕之首隂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隂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

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

前漢書禮樂志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

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

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

衰民散小人乗君子心耳滛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絶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

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

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今海内更始民人歸本戸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

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按史遷後言樂者莫詳於班固今讀其書所謂正義者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此志樂之大凡也及按其條理推行之實乃知其本數以定聲而度量衡由之生焉則五者固一以貫之也葢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言數之盡乎變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者數之所由肇也一

而三之三而九之者數之所由行也歷十二辰而得黃鍾之實者數之所由備也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者數之所由算也五音者得天之中數五也六律者得地之中數六也有六律又有六呂者所謂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奇偶相生之數也始於子終於亥者數之周流六虛而為一周也本九寸之律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者九六相生陰陽相應之數也三

統者三才之數也天統黃鐘之實為八百一十分者九九之數也地統林鐘之實為三百六十者六六之數也人統太簇之實為六百四十者八八之數也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者參天兩地之數也凡此皆聲之本乎數者也至於度以度長短也惟起黃鐘之長數而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量以量多少也惟起黃鐘之龠數而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衡以

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惟起黄鐘之重數而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權生衡衡生規規生矩矩生繩繩生準五則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也是又皆事之起於律而無一不本乎數者也獨其備數章曰其數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孟康注不分曉今以其數考之所謂其數者即上文二百七十一枚之數也二百七十一枚者乃六觚之總積算則用以紀數束

之則為一握者也其形六面每面九枚故其表六九五十四次内六八四十八次内六七四十二次内六六三十六次内六五三十次内六四二十四次内六三一十八次内六二一十二次内六枚並中心一枚共二百七十一枚也法見數理精蘊成猶併也陽乾卦也以四十九併乾卦之六爻又併乾卦六爻之策二百一十六則得二百七十一數也志之合數取象多類此又其叙參分損益之法

自黃鐘至蕤賔而謂三分蕤賔損一下生大吕由是大吕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鐘夾鐘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吕此則五上六下與吕氏淮南子鄭康成賈公彦杜佑五下六上之法不合葢三分蕤賔損一僅得大吕之半必倍之始得其全若三分蕤賔益一則不必加倍而適得大吕之全數雖二者亦殊塗而同歸然以聲音度數與隂陽理氣言之皆以蕤賔上生為是上編論之綦詳是當從吕

氏淮南諸說而不從班志矣又曰陰陽相生自黄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斯言是矣而未盡其義也蓋徒以相生言之則衹當言生而不當言旋衹當言八而不當言八八衹當言以八相生而不當言八八為伍矣班史所志於相生相統相應相象相推相齊相乘相積之義無所不該獨未言及旋宫一

法故繼陰陽相生之後而終之曰自黄鐘始而左旋言其起黄鐘左行而旋相為宫也又曰八八為伍言其旋宫之法八與八相比也伍之云者言上下諸律皆可為宫如儕偶之屬也賈公彦禮運還相為宫疏曰自黄鍾下生林鍾至無射上生仲吕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宫至中吕而匝黄鍾為第一宫林鍾為第二宫太簇為第三宫南吕為第四宫姑洗為第五宫應鍾為第六宫蕤賓為第

七宮大呂為第八宮夷則為第九宮夾鍾為第十宮無射為第十一宮仲呂為第十二宮此十二宮者皆以前八交後八即以後八麗前八其象則旋轉而無常居其勢則左行而有定向斯殆庶幾黄鍾左旋八八為伍之義乎又權衡章云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二句與上下文意似不屬孟康注謂忖為忖度其義黄鍾龠銖兩斤鈞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為十八尤為牽強夫銖兩斤鈞石由

黄鍾之龠而生者也不得並數為七下文十一象

又由銖兩斤鈞石而起者也不得並數為十八今

按此二句當在下文兩者兩黄鍾律之重也之下

蓋忖者寸也黄鍾之律九寸兩黄鍾之律則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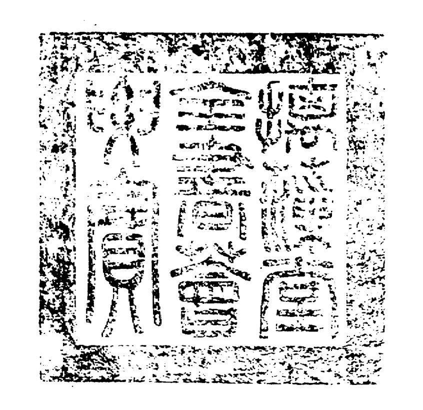
十八也如此則語意恰合與下段文義亦成一例

而前段上下文亦自聯屬矣

又按漢世去古未遠樂家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

太樂官雖不能言其義然尚能記其鏗鏘鼓舞故

其歌舞音節猶有傳焉使有文明之主出羣儒考古驗今以復三代之遺制庸詎知其不能乃新聲競作褻嫚郊壇開後世角觝魚龍之術鼀兹伊凉之曲及淫巧百變之戲吏民湛沔古制之存什一於千百者于是遂亡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王吉劉向班固諸人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宋昆玉